

一次探险，是**掉入陷阱**还是发现惊天秘密

一尊金佛，背后隐藏着哪些**耸人听闻**的秘密和传奇

盗墓空间



玄机重重的秘密墓地，潜在的危机如何一一破解？

长篇盗墓小说

飞雪情◎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新浪读书
book.sina.com.cn

 腾讯读书
BOOK.QQ.COM

 天涯文学
ebook.tianya.cn

次
盜
墓
空
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盗墓空间/飞雪情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5113-0908-2

I. ①盗… II. ①飞…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9735 号

●盗墓空间

著 者 / 飞雪情

策 划 / 刘凤珍

责任编辑 / 宋 玉

责任校对 / 吕 宏

装帧设计 / 周吾设计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1000 毫米 1/16 开 印张 18 字数 270 千字

印 刷 / 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0908-2

定 价 / 30.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盗墓空间 daomukongjian

内容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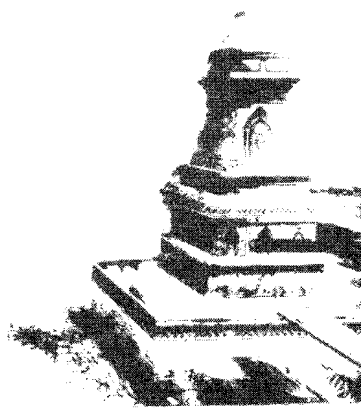
乾隆二十九年，锡伯营官兵，西迁新疆伊犁，乾隆御赐一尊二尺高的金佛。

几百年后的今天，世人为争夺金佛，引发一场殊死的搏斗。金佛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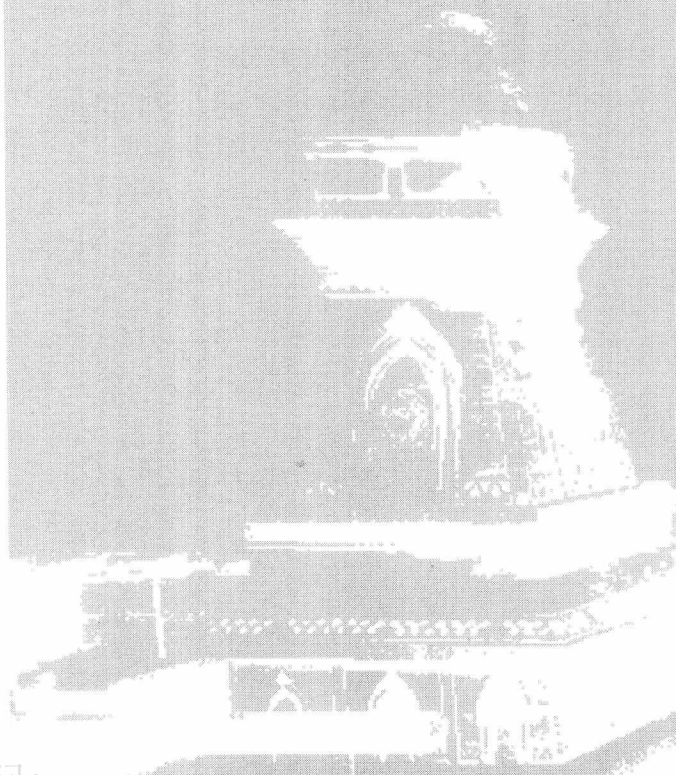
为了解开这个秘密，何伟一行人远赴沈阳的锡伯家庙寻找线索，不想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地下密穴，遭遇了一群黑衣人的伏击。

后来，他们历经曲折终于找到了神秘的乌孙古墓群。天山雪峰冰达坂，巨型地蜂巢，沙漠下巨大的食人沙罗曼蛇……一切的一切，都将为你揭开一场神秘惊悚的西部盗墓之旅。

2011 年度开年大戏，在猜疑中捧读，在心跳中感受，比《盗墓空间》更惊险刺激的《盗墓空间》倾情上演……



- 第一章 古墓魅影 / 001
- 第二章 万丈盐桥 / 033
- 第三章 苍蝇风暴 / 042
- 第四章 沙罗曼蛇 / 052
- 第五章 乌孙古道 / 066
- 第六章 靖远寺 / 075
- 第七章 蛛丝马迹 / 102
- 第八章 人熊之战 / 111
- 第九章 生死逃亡 / 129
- 第十章 天梯 / 135
- 第十一章 八卦之城 / 146
- 第十二章 草原石人 / 151
- 第十三章 搭狼梯 / 155
- 第十四章 狭路相逢 / 167
- 第十五章 白狼王 / 174
- 第十六章 巨型地蜂巢 / 181
- 第十七章 虎头蜂 / 193
- 第十八章 变异种群 / 203
- 第十九章 赤谷城 / 209
- 第二十章 诡异日记 / 218
- 第二十一章 夫妻蛇 / 232
- 第二十二章 铁钉手雷 / 239
- 第二十三章 欲望之门 / 246
- 第二十四章 古老的诅咒 / 255
- 第二十五章 赤龙 / 262
- 第二十六章 龙脉传说 / 268
- 第二十七章 归来 / 279





“老陆！你让兄弟伙动作快点，太阳像个火炉样，把人都烤焦老。这鬼地方，树都莫得一棵，快点把井打出来，好换地方！”李伟擦着额头的汗皱着眉头说道。

李伟是四川人，去年跟随姑父来新疆淘金。

听说伊犁地区打旱井很赚钱，于是李伟变卖了所有家产，买了十几万的打井设备，跟随姑父来到了新疆。

夏季的新疆干旱炎热，酷暑难当。

尤其这些处在半山腰新开垦的农田，方圆几里都看不到一棵树，让这群来自“天府之国”的男人们备受煎熬。

“我说李哥，不是兄弟伙不想快！钻头就像打在石头上，都一个多小时老，才打一米都不到。我说韩军，你们新疆是啥子鬼地方哟？不是沙尘就是戈壁，要不要人活？”老九早已经汗流浹背了，光着膀子，就穿一条灰色的短裤，裸露的皮肤晒得黝黑。

“阿囊死给^①，你们要是去南疆，那风沙你们才受不了撒！这么点热就叫苦连天的，像羊缸子^②一样！”韩军是本地锡伯族，操着一口发音不准的汉语笑骂着。

“就这雀儿都不下蛋的地方，还叫塞外江南？豁人嗦？”老九呸了一口

① 新疆土话，“去死”的意思。

② 娘们。

说道，唾液吐在干燥的地面上，冒起一股青烟很快消失不见了。

“小韩说得不错，新疆的绿洲都是这样开垦出来的。所以，我们也算为新疆建设做贡献了。子孙后代提起也会感谢我们，你们说是不是？”李伟吞了一口吐沫，干笑着说。

“咦！井水怎么发红了？快给我一个手电！”韩军的目光忽然盯着钻杆的右侧，脸色凝重不笑了。

李伟仔细一看，钻头的右侧，塌陷出一个半人多高的洞穴。

直觉告诉韩军，这个洞穴不简单。

“估计没啥子好看的，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洞穴，不是动物用来过冬的，就是以前挖的防空洞。”老九不以为然地说。

“少废话，快点拿来！”韩军跳进了井坑，不耐烦地叫了起来。

“不死心你就进去看看，说不定里面有一只千年狐狸，变成美女等着你嗦！”老九扔进去一只手电筒，嘟嘟囔囔地说道。

“你他妈说什么？”韩军不知为何突然发怒了，一把揪住老九的衣领，怒喝道。

“老九，少说两句。韩军快进去看看吧！这样的地方土质很松软，小心安全。”李伟推了老九一下，顺势拉开了韩军的手。

韩军这才悻悻地钻进了洞穴。

“他干么子这么激动？我也没有说啥子吧！”老九看着李伟委屈地说。

“锡伯族人崇拜狐狸。他们认为，狐狸具有超人的智慧和超自然的灵感，无论谁惹它或者伤害它，都会受其报复，轻者得不治之症，重则送命，锡伯族人自古就禁猎它，民间关于狐狸复仇的传说很多。所以以后说话注意点。”李伟白了老九一眼说道。

“骚哄哄的狐狸，啥子时候也有人崇拜了？”老九嘀咕了一句，蹲下身体仔细瞅着洞穴。

洞穴很狭窄，韩军只能低着头缩紧身体爬了进去。

这个韩军说起来一点都不简单，曾经四次坐牢，罪名都是盗窃国家一级文物。

由于最近这两年风声紧，韩军不敢明目张胆地做非法挖掘，就利用打井队掩人耳目，伺机找寻时机。



当韩军第一眼看到这个洞穴的时候，他就知道机会来了。

这片空地，曾经是蒙古人的墓葬群所在。后来渐渐荒废了，变成了今天的农田。

可埋在下面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的旧坟，依然存在着。

这些坟早就没有了主人，也不是身份显赫的名人墓地，所以这样的地方，文物局监管得比较松懈。

不过韩军知道，这样的地方宝贝不会少。

洞穴渐渐变得宽大起来，韩军可以直起身体在里面行走了，只是眼前的情景让他愣住了。

山洞满是灰尘的墙壁上，挂满了蜘蛛网，墙壁正中画着一幅远古的狩猎图。

洞穴中央摆放着一具宽大的石棺。石棺上面放着一个骷髅牛头，牛头下面是一幅形态逼真的岩画。依稀可以看清楚是一个祭祀场面，人群围坐在地面上，中央站着一个手舞足蹈的人。

韩军心里一喜，激动地跑过去，打开了石棺，只见石棺里面躺着一个穿着清朝官服的尸体。

尸体保存得非常完好，肢体健在，皮肤已经干瘪了。嘴唇和眼皮都已经萎缩、裸露，白森森的牙齿，让人从心里生出一种恐惧。

“要是把这干尸带出去，准能卖个好价钱。”韩军哆嗦了一下，伸出手摸了摸男尸的皮肤。

韩军得手刚刚触碰到尸体，尸体忽然就腐烂了，皮肉上爬满了蛆虫，眼眶和嘴巴里，一些蚂蚁、蛆虫正在进进出出，散发出股股恶臭，令人作呕不已。

韩军忙掏出口罩戴上了。如此腐烂的气味，依然让他感到窒息。

韩军把手电筒放在石棺边缘，掏出匕首，在棺材里翻动着。

匕首在尸体头部停了下来，韩军发现尸体的头骨下面，枕着一块罕见的鸡血石。

韩军心里一喜，抓住鸡血石就准备抽出来。

忽然韩军听见身后传来一个女子妖冶的笑声：“嘻嘻，嘻嘻！”

这笑声让韩军感觉心头狂乱不已，不觉间松开鸡血石，慢慢地回过

头去。

一个穿着一袭白衣，唇红齿白，有着一头乌黑长发的绝美女子赫然出现在他的眼前。

“你是谁？怎么会在这里？”韩军一愣，一双眼睛死死盯着这张绝美的脸，吞咽了几口唾沫，唾液在他的喉头发出“咕咚”的响声。

韩军的眼睛像一台扫描仪，缓慢扫过女子身上各个部位。

“嘻嘻！嘻嘻！”女子依然不说话。

“我知道了，你是九天玄女下凡，专门在这里等我的。”色欲熏心的韩军，已经忘乎所以了。

女子有了动作，缓缓走了过来，褪去身上薄如蝉翼的纱衣，露出里面贴身的红肚兜。

裸露的皮肤，白得像雪花，更增加了几分妩媚。

韩军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他扔掉匕首朝女子扑了过去。

韩军把女子抱在怀里，用臭烘烘的嘴，亲吻女子充满诱惑力的红唇。

可是韩军很快就感觉到了异样，低头一看，怀里哪里还有什么美女？自己分明抱着一只白色的狐狸。

狐狸用一双诡异的眼睛盯着韩军：“擅自闯入我家主人墓地，打扰他的安宁，你知道会有什么下场吗？”

韩军脑海中闪过狐狸复仇的画面，他大叫一声推开怀中的狐狸，掉头就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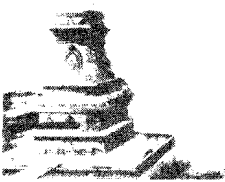
可是从山洞的四面八方涌出许多巨大的黄鼠狼，纷纷钻进韩军的身体，疯狂地啃噬着他的肌肤。

痛苦慌乱中，韩军看见狐狸仰天长笑，目光中满是杀戮，到处充满了血红。

“格格^①，你知道吗？村后老韩家的哈吉^②疯了。听说找到他的时候很恐怖，韩军身体上都是牙印，皮肤都没有完整的了，见人就说不要杀我！”

① 锡伯族语，“姐姐”的意思。

② 锡伯族语，“男孩”的意思。



年代上做了手脚，当年价格也就大大打了折扣。我想你这么放心买下这块翡翠，一定是看重了它的沁色吧？”飞雪拿起玉石，在墙面上用力擦了擦，雪白的墙面上，立刻有了一层淡淡的红印。

“是啊！不然我也不敢买啊！”夏老板擦着额头的汗说。

“如果真是沁色，是不会掉颜色的。这块翡翠里面的沁色是用了电色的手法，经过电镀，给劣质玉镀上一层美丽的翠绿色外表，这时就需要仔细观察，因为电镀时会留下裂纹，行家称为‘蜘蛛爪’。也有人说，将电色假玉放置热油中，电镀色就会消退，还其本来面目。”飞雪回答道。

“常年打雁，反倒让雁啄了眼睛。”夏老板一屁股坐在板凳上。

离开古玩店的时候，夏老板还坐在板凳上发呆，连飞雪离开他都没有察觉。

想着刚才发生的事，飞雪心里有很多的感慨。

“小姐。”飞雪刚走了几步，声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叫声。

飞雪看到在她身后的不远处，站着一个穿着一身褪色黄军装的男人，飞雪仔细看了看并不认识。

“小姐，请等一下。”飞雪刚走了几步，身后又传来了叫声。

“我们认识吗？”飞雪停下脚步好奇地问。

“你不认识俄，可俄认识你。”男人见飞雪停了下来，忙快走了几步，操着不标准的甘肃口音搭讪地说道。

“你怎么认识我？”飞雪更奇怪了。

“俄知道，你是收古玩的。”男人脸上带着神秘的笑容，看起来很诡异。

飞雪仔细打量这个男人，发现他有一双很深的眸子，深得像潭水。

“你弄错了，我不是收古玩的。对了，你找我有件事吗？”飞雪心里一动，笑了笑问道。

“俄有一样东西，想给你看。”男人又往前凑了凑，咧开的嘴巴里露出一副黄牙齿，上面有很厚的烟垢。

“什么东西？”飞雪皱了皱眉头。

“一块古玉。”男人说。

“又是古玉？”飞雪再次皱了皱眉头。

“确切地说是红山玉鹰。”男人的笑容更加神秘难懂了。

听到红山玉鹰的时候，飞雪的心着实动了一下。

“能让我看看吗？”飞雪期待地问。

“可以，不过这里不行。”男人眼中露出惊喜，不过很快又摇了摇头。

“走吧！我请你吃饭，我们边吃边说。”飞雪想了一下笑着说。

两人就近找了一家雅致的餐厅，现在不是吃饭的时间，餐厅里的人很少。

飞雪找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了下来，招呼服务员，要了几个招牌菜，又点了一瓶好酒，男人脸上这才露出了笑容。

“现在能让我看了吧？”趁着上菜的间隙，飞雪看着男人说道。

“好！”男人说着从贴身的口袋里，拿出一个脏兮兮的小布包。一层层打开了，一只雕刻精美、栩栩如生的玉鹰显露了出来。

飞雪忙接了过来，认真地看着手里的玉鹰。极其简练生动的线条和含蓄概括的块面，将鹰威武勇猛的神态和展翅欲飞的动态在小小的一块玉上刻画得栩栩如生。

红山玉器中数量最多流传最广泛的当数玉鹰，在红山玉器中，玉鹰不但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在造型艺术上也很有特点。红山玉鹰的造型富有变化，有的写实，有的简约；更有一类超出现代人想象的奇异变体，显示出红山先民的高度智慧和艺术才能。

“好东西啊！”飞雪不由得赞叹道。

“是真品吗？”男人问道。

“从雕刻手法和精湛的手工，以及玉鹰的明显特点，应该是真品。”飞雪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没有从玉鹰上挪开。

“这个东西，我能知道它的来历吗？”飞雪又问。

“这事说起来话长，你有兴趣听吗？”男人低着头说。

“有兴趣，说说看。”飞雪转过头来，看着男人。

“这物件是俄在铜陵得到的。算起来，俄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几年了。”男人的目光拉得很长，像是遥望着那些年代久远的故事。

“可你说的话，并不是铜陵的本地话。”飞雪笑着说道。

“俄的家乡在酒泉。记得刚到铜陵的时候，俄就想尽快改了乡音，可怎么也改不了。后来俄又想努力记住家乡话，却发现怎么也记不住了，人

就是这样奇怪。”男人干笑了几声说道。

“是啊！活着总是很无奈。”飞雪笑着说。

“俄叫陈四。记得那年来铜陵的时候，人生地不熟，自己又没有手艺，身上的钱也花完了。晚上俄就在街角找个避风的角落睡觉，饿了就捡拾残渣剩饭，那样子和要饭的差不多。一天夜晚，下了很大的雨。天空乌黑乌黑的，一道道闪电和炸雷，让人心里直哆嗦。俄好容易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凉亭，这才放下心来。俄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一个人在黑夜里冷得直哆嗦，想着家里的亲人，眼泪就流了出来。这时，俄看见雨中亮起一盏红灯，红灯的光晕仿佛飘在地面上。俄揉了揉眼睛，可天太黑，什么也看不清楚。这时红灯却朝着俄飘了过来，俄害怕了起来，忙缩在一跟柱子的后面，一动也不敢动。天空出现了一个炸雷，借着闪电的光芒，俄看清楚了，那盏红灯，被一个人提在手里。那人穿着一件席地的黑色长袍，头发散乱地披着，而且飞快地朝凉亭移动，脚面就像飘在地面上。俄当时只感觉头皮发麻，脊背发冷，难道俄要死了吗？阎王爷派鬼魂来抓俄了吗？俄一动也不敢动，把头埋在胳膊肘里，希望这鬼魂没有发现俄。直到红灯把俄身边的地面都照亮了，俄才知道躲不过去了。于是，俄慢慢地抬起头来的时候，一张惨白惨白的脸立刻出现在俄面前。俄当时就吓懵了，一动也不敢动，只能圆睁着眼睛，看着眼前这张脸。

“‘你胆子还真大，一般人看到我，早就吓昏了。’过了一会儿那张脸突然笑了起来。

“俄心里想着：不是俄不害怕，是俄吓得不敢跑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笑容倒让俄心里的恐惧减轻了不少，俄结结巴巴地问：‘你是人，还是鬼？’

“那人笑着说：‘可我看你比鬼还窝囊。’

“这话击中了俄的软肋，俄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那人忽然发出一阵恐怖的笑声，这样的夜晚，更加让人毛骨悚然。

“俄抬起头看着他，那人正慢慢褪去长袍，又摘下脸上的面具，露出一张带着诡异笑容的脸来。

“‘装神弄鬼。’俄心里有些懊恼，嘀咕了一句，转过身去不再答理他了。

“‘老兄，你想发财吗？’那人却搭讪地凑到俄面前，笑着问俄。

“‘废话，谁不想发财。’他的话让俄身体抖了一下，随即又气恼地说道。

“‘如果我可以让你发财呢？’那人又说。

“‘如果你能让俄发财，那俄会感谢你八辈祖宗。’俄没好气地说。

“‘好，那你现在就跟我走吧！’男人站了起来。

“‘去哪里？’俄这才发现，他不像是和俄说笑。

“‘要想发财，就跟我走。我保证明天天亮之前，你能拿到两万块钱。’男人的脸一下子阴沉了下来，他冷冷地看着俄。

“听了他的话，俄心里什么感觉也没有咧，只剩下那两万块钱。你要知道两万块钱，对俄当时的处境，无异于是救命的稻草。

“‘真的吗？你说的是真的吗？’俄有些激动咧，伸出手抓住那人的衣袖，激动地问。

“‘当然，只要你有胆量。’男人似笑非笑地看着俄。

“‘俄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当时就是要俄的命，俄也会毫不犹豫地给他。

“‘男人带着俄离开了凉亭，坐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开了很久，才停了下来。

“‘这时雨已经停了下来，月亮也从云层中露了出来，借着月光俄看见自己站在一片树林里。

“‘树林深处，有一栋房子。

“‘男人带着俄朝房子走了过去。房间里还有三个年轻一点的男人，正围着蹲在地面上。

“‘‘老大回来了。’看见俄们进来咧，几个男人看起来很高兴，忙迎了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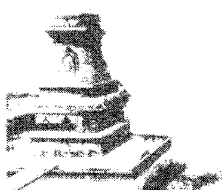
“‘‘准备好了吗？人我可带回来了。’男人笑着问。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三个男人诡异地笑着。

“‘‘一屋子的人都笑了起来，只有俄不明所以地四下张望。

“‘‘好了，你只要从这个洞口下去，把里面的东西都给我们带出来，我马上就付你两万块钱。’男人对俄说道。

“‘‘俄答应着，心里却感觉奇怪，这么简单的事，为什么他们自己不做，



却要花那么多钱，让俄来做呢？

“不过当时容不得俄考虑，那两万块钱，已经让俄昏头了。

“他们给了俄一把手电，又给了俄一个布袋，用一条绳子绑着俄的腰，把俄放了下去。

“里面很黑，俄打开手电以后才发现，这是一个不大的洞穴，里面堆放了很多东西。洞穴正中有一个棺材，棺材板有些腐烂了，不过依稀可见昔日的华丽。

“俄探头看了看，发现棺材里躺着一具已经溃烂的尸体。一只露出白森森骨头的手臂，正抓着棺材板。

“眼睛像两个黝黑的无底洞，正一动不动地盯着俄。

“俄忽然感到脊背阵阵发冷，忙转过头去不敢看了，不过心里依然扑通扑通地跳着。

“俄恍然明白了，这些人是来摸金子的。因为害怕在墓穴里沾上不干净的东西，才找俄来。

“俄闭上眼睛，用力吸了几口气，这才平复了一下紧张的心情。

“‘喂！装好了吗？怎么这么久？’这时洞顶传来叫声。

“‘好咧！好咧，马上就好咧！’俄连忙答应着。

“俄打开布袋，把墓穴里值钱的东西都装了进去，刚准备站起来，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阵响动。

“俄浑身一颤，忙转过身来，四下看了看，说来奇怪什么也没有看见。

“俄心里一阵好笑，摇了摇头朝洞口走去。

“说来奇怪，这时俄又听见身后传来一阵响动。这声音、这声音就像有人正准备掀开棺材板。

“听到这声音，俄脑袋嗡的一声：难道俄就这么倒霉，遇见诈尸了吗？

“俄慢慢转过头一看，破烂的棺材板散落在一边，尸体另外一只手臂也伸了出来。

“白森森的骨头，让人感到胆战心惊。

“俄想：完了，一定是俄前来摸金，墓室的主人怪罪俄，要来取俄的命咧！

“俄嗷嗷叫着：‘诈尸咧！诈尸咧！快拉俄上去。’

“‘东西拿了么?’俄这么一叫,洞口立刻出来几个脑袋。

“‘拿咧!拿咧!快拉俄上去,诈尸咧!’俄晃动双手,声音颤抖地说。

“那几个人看俄的样子,不像在开玩笑,忙把俄拉了上来。

“他们拿走了俄从墓里摸出来的宝贝,给了俄两万块钱,就各自离去了。

“那时俄才明白他们为什么请我来,想必是害怕棺材中的尸体。想到这里才后怕了起来,不知不觉中俄已经在鬼门关前转了一圈。

“不过俄当时也留了一个心眼,随手拿起几样物件,装在了鞋子里。”陈四的声音很飘渺。

“那这件红山玉鹰,就是你当时留下来的吗?’飞雪渐渐听出了头绪。

“是!就是俄当时留下来的。’陈四忙不迭地点头。

“那你又为什么来找我呢?这个东西,你在哪里出手,都可以卖个好价钱。’飞雪不解地问。

“你听俄把话说完,你就明白咧。俄得了两万块钱,就在铜陵买了房子,又把家人接了过来,卖掉了几样物件,日子也富裕了起来。

“可是说来奇怪,这个玉鹰,俄怎么样也无法将它脱手。而且俄每晚都会做一个相同的梦,梦里俄翻山越岭地来到一个火红的山坳,里面遍地是黄金,一只巨大的火龙,拼命地追杀俄。

“这些年俄都在这样的噩梦里煎熬,那种感觉没有人明白。俄想当年俄偷了那个墓穴里的东西,这只玉鹰来惩罚俄了。

“俄很害怕,四处打听买主,终于打听到你了。

“这东西交给你,俄想你一定能弄明白玉鹰背后的故事。”陈四期待地看着飞雪。

“你还记得当年那个墓葬的位置吗?”飞雪沉思了一会儿问道。

“不记得了。因为是晚上,又是坐车去的,所以一点也记不起来了。”陈四摇了摇头。

“这样吧!这只玉鹰你想卖多少钱,开个价吧!我收了。”飞雪笑着说。

“不,俄不卖,送给你了。只要那个噩梦,不再纠缠俄就好了。”陈四慌忙地摆着手,连连后退。

“那怎么行,这样吧!”飞雪从包里拿出一张信用卡,在背面写了密码,



交给了陈四。

陈四推辞了几下，这才收下信用卡离去了。

飞雪把玩着手里的玉鹰，脸上露出神秘的笑容。

“怎么这么久？”孙强从电脑前抬起了头，看了飞雪一眼。

“昨晚看书看太晚了，你打电话的时候我还没有起床呢！”飞雪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懒丫头，不要常熬夜，对身体不好，小心还没有嫁出去，就变成了黄脸婆！”孙强慈祥地笑了笑。

“孙叔叔这么着急找我来，是不是发现什么线索了？”飞雪笑着问。

“过来，我给你看金佛的扫描图！”孙强拉过一张板凳，示意飞雪坐在他的身边。

“你看，这张是量子分析图。”孙强指着电脑上的彩色图画说。

“从这个结构图上看，金佛是包金的。外表镀着一层金，里面是陶瓷结构，你不要瞪眼睛，里面的东西才比较重要。我对里面的土质做了详细的检验，发现这些土质里带有强碱结构，而且土质比较疏松，含有一定分量的沙尘结构，说了这么多，你听明白了什么？”孙强打住了话语。

“多碱，又含沙，这样的土质应该是属于西北风沙比较大的地方，比如我们去过的新疆。”飞雪撇撇嘴。

“对，你看这里，金佛的外表下，不是写着这样一句话吗？‘白石峰下，生龙脉！’我仔细查过了，白石峰就在东经 $80^{\circ}9'42''$ — $91^{\circ}01'45''$ ，北纬 $40^{\circ}14'16''$ — $49^{\circ}10'45''$ 中间，你找来地图看看就明白了。”孙强说完眯着眼睛笑了。

飞雪忙拉过来一张地图，按照经纬度标示了出来。“又是新疆？”她张大嘴巴说道。

“确切地说是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乌孙山总面积 6300 余平方公里，主峰沙颜哈达^①海拔 3475.5 米，兀立于察布查尔县和昭苏两县的乌孙山脊，这座山脉四周的城镇遍布了几千座乌孙古墓群。”孙强笑了笑。

“可这也不能说明什么啊？”飞雪皱着眉头。

^① 锡伯语，“白峰”的意思。

“你听我把话说完就明白了，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它的构造，你看这里，金佛腹部有两个小孔。金佛的头微微垂首，眼睛好像看着什么东西。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应该还有一尊佛像，这两个孔，是连接另外一尊佛像的。”孙强认真地说。

“还有一尊佛像，难道当时咱们没有发现吗？”飞雪惊讶地问。

“不对，当时我看到的只有这一尊金佛，另一尊现在不知道在哪里。”孙强摇了摇头说。

“对了，孙叔叔，你怎么就这么确定这尊佛像一定是两尊呢？”飞雪又问。

“我按照金佛的外观仔细查阅了佛像的出处，一切证据都表明，这应该是藏教里的欢喜佛。”孙强说道。

“藏教佛像？”飞雪惊讶地问。

“是，确切地说应该是密宗佛像，佛教各派均有佛像，但欢喜佛只有密宗所有，只有藏传佛教（喇嘛教）寺庙中才有供奉。”孙强娓娓道来。

“这跟锡伯族又有什么关系啊？”飞雪越发不解了。

“当然有关系了。清军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初，沃野连绵的伊犁河南岸，荒无人烟，且防务空虚，同其所处的边陲战略要冲的地位极不相称。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奉调从东北迁徙而来的3275名锡伯族军民来到了这里，编成‘锡伯营’，担起了艰苦卓越的屯垦戍边、建设新家园的历史重任。当时乾隆御赐了一座金佛给他们重建庙宇之用，我详细查阅了资料，乾隆御赐的金佛，就是我们眼前这座佛像的另一半！”孙强的眼睛里闪着光芒。

“这说法也太牵强了吧？元朝跟清朝差了好几百年呢？你怎么肯定它们的出处是一样？”飞雪一脸狐疑。

“我给你看看我找到的历史资料，图中这尊佛像就是当年乾隆御赐的金佛，再看咱们手里这一尊，你有什么发现？”孙强打开电脑图片，一张不太清楚的佛像图片出现在飞雪面前。

孙强用三维动画演示了一遍，两尊佛像完全吻合，看不出来一点牵强的痕迹，看来孙强的推断是有根据的。

“对了，我记得在一本书上看过这样一件事。1987年春伊宁县的一个